

## 翻越

一樣是在翻譯著越語作業的午後。我在線上中越字典、越南當地的網路新聞、與待翻譯的中文文章幾個視窗裡切換時，信箱跳出了前陣子申請的翻譯獎學金結果通知。

一直都覺得「翻譯」像是一個神祕而古老的解謎工程，乍看整句越語原文句子，以為已經掌握了整句語義，直到開始逐字翻譯後，才發現其中又暗藏了幾個陌生的詞彙如圖騰般烙印在篇章裡。偶爾能持探燈對照，將詞彙對應到相對的位置，但時而又因為文法語序的關係，須把整個句構的順序挪來移去，或是思忖著某些較本地化或口語的詞彙，該如何翻譯成越語？（像是「眉角」這種由閩南語衍生來的詞彙。）

這過程讓我感到充滿挑戰性。尤其繳交作業後到課堂上，會發現每個人翻譯出來的內容都不盡相同，甚至挾帶了個人主觀、語感的使用特色，就像來自各地的古文明學家，都有對眼前這塊泥板各自的詮釋。因此即使翻譯的過程耗時又疲憊，我仍持續努力著考察文物，將這些發生在我們此地

周遭的新聞，以另一個語言的面貌，去讓其他也同在此地的新住民、移工同樣能見證到這些，他們陌生的語言所記載的事件，以他們能理解的語言出土。

看到自己的名字缺席在信件的錄取榜單時，不免替那陣子耗費不少心力的過程感到遺憾。畢竟，除了事先已經花不少時間做資料考察，了解與該篇越語文章相關的領域之外，為了確保無錯誤或疏漏之處，還特地請越南朋友再替我審稿一遍，一一校正。

自己深知，在希望能透過翻譯，搭起文化橋樑的這條路上，我自己還須翻越的，仍太多了。

應考大學的那段時期，唯有在習讀英文這個科目時，才感受不到被考題指著鼻子拷問的壓力。但當時也從未預料到，未來的大學四年會以「越南語」作為主要鑽研與學習的專業。

想起當時大一在兒童美語補習班打工時，被學生問起是讀什麼科系。當下來不及思考太多便回答說：「英文系。」語畢，一陣灼熱感立刻竄上臉頰，之後便無法再專注於課堂上，心不在焉地只想趕緊上完那堂課。課後在洗手間看著自己脹紅，感到羞愧、自責的臉，我在拍打在臉上的水花中思考著：「我為何要說這個謊？是擔心學生回家跟父母說英文老師其實是學越南語，而有失自己的專業？還是……」

我剛開始學越南語時，無法像其他同學，能夠自信地說我是學法律的、我是學財政的。擔心自己無法招架，當我說出「哦！我主修越南語。」的時候，對方會先沉默數秒，接著硬表現出驚喜與好奇的反應。彷彿大家都在追求用最高科技、最新發明的平板電腦來

抄寫筆記與繪圖時，我卻從書包拿出一本陳年的筆記本，用鉛筆在上頭一筆一劃書寫。（寫錯還沒有一鍵恢復的按鈕。）

但漸漸地，當我學習越南語更長一段時間，也更了解越南這個國家與民族之後，我意識到，若是連我自己都翻越不了這道藩籬，不敢向旁人坦率地說出自己在學越南語，那我又有什麼資格要大家拋開過往對東南亞國家那些舊有的刻板印象？為何別人能夠侃侃而談在學日語、在學德語，我卻不敢說我學越南語？難道就因為越南好像是比較落後的東南亞國家？

我對那個膽小的自己感到失望，也難以忍受事後羞愧與心虛的感覺。在那之後，我才翻越了自己心中的藩籬，同時我也更能理解，聽到我在學越南語會覺得很奇怪的人。也許是他們也尚未翻越，我們觀念裡都存在的固守的籬笆。

那天看見弟弟在練習日文。「你現在在學日文？」我問道。

「嗯，高中多元選修課要學的。」「那該不會也有越南語課吧？」

「有啊！但幾乎沒人想選那堂課，幾乎都是選不到別的課的人才會去上的。」

即使臺灣的新住民人口數早已超越原住民人口數，成為臺灣的第四大族群，當大家已經有意識地在破除社會上相對少數族群的刻板印象時，仍有許多人認為他們就是來自落後的國度，而忽略了他們是一個正在此地生根，將會是未來另一個多元的力量的族群。

對於許多臺灣人來說，越南即將完工的捷運，彷彿仍在隧道遙遠的另一頭，尚未駛進他們的視野裡。

仍未翻越偏頗的國際視野，只重視所謂的「先進國家」，而非平等看待世上所有角落的不同社會文化。學日語、學德語，彷彿自己就該被擺在精品店。

即便有這麼多待我們去翻越的籬笆仍在路上，只要我們願意接觸他們的語言或文化，不必真正掌握或學習，只需要粗淺地認識或是了解，都可能將會是鬆動對一個族群誤解的鑰匙。

現在回想當初選擇學習越南語的理由，坦白說是有點功利取向。一來覺得在臺灣學習日語、韓語的人才已經過度飽和；二來覺得要是學習阿拉伯語、土耳其語，這些離臺灣較遙遠國家的語言，感覺未來找工作的機會可能比較少。越南語不但在臺灣較少人「願意」學習，畢業後的工作機會較不會這麼競爭，而越南又是一個與我們日漸有更多連結與交流的國家。但是，現在堅持學習越南語的動力，卻已經與這些無關。

我曾到越南體驗過兩個禮拜的短期交流，結識了當地同齡的大學生學伴，也深深被當地的風俗民情、人文歷史與族群的友善與熱情吸引。至今，那段回憶仍是一碗牛肉河粉中，最難被忽視的溫醇湯頭，久久在記憶裡縈繞飄香。

在臺灣，我有幾位來自越南的朋友，他們不但自願擔任我們語言課堂上的助教，還額外花許多時間與我們做口說練習，或是介紹時下越南年輕人流行的音樂或電影給我們。我也觀察到一件事情是：他們並不會因為覺得自己來自越南，而感到弱勢或次人一等。

在顧玉玲的《回家》一書中，她所如實描寫的幾位在臺灣的越南移工，都曾因為自己的自卑感或是認為自己沒有講話的權利，而遭受過非常不平等的待遇甚至侵犯。我慶幸的是，越來越多我所認

識的在臺灣的越南朋友，他們也開始嘗試翻越前人所不敢翻越的藩籬，開始以身為在臺灣的越南人而感到驕傲，他們說：「因為臺灣很好，在臺灣值得驕傲。」我給他們一個謝謝他們如此相信這片土地的微笑，但我知道我們仍在等待，能一起翻越的那天。

現在學習越南語，最大的動力已經是因為我打從心底喜歡他們的語言、文化、族群、風情等。我也是因為拿著語言這把鑰匙，解開了原本只是出於未來工作機會與競爭力而學習越語的鎖。我正翻越著。就算每次與越南人講越語時，還是會感到自己的舌頭像吸了不多水的抹布，開口都像在吃力擰著舌頭，硬擠出幾滴詞彙，好一點才擰出整句子。但再小步，我仍會不停歇地繼續向前翻越著。

我在一場臺灣越南相關組織的成立晚會上擔任主持人，並意外結識了一位在臺灣拍攝影片推廣越南文化、打破臺灣對越南刻板印象的影片創作者，她也是在臺灣的新住民。在今年年初，她因為要拍攝一部推廣臺灣觀光到越南的旅遊影片，找我以「學習越南語的臺灣人」身分，與她一起拍攝影片。全程以越南語介紹臺灣的美食與景點。她告訴我說：「相信越南朋友看到臺灣人竟然也在學越南語，會講越南語，用越南語帶他們認識臺灣，一定都會非常高興、感動與驚喜。」

即使尚未翻越的人，聽到我學越語後會懷疑我怎麼還在使用掀蓋式手機，而不購買最新型號的折疊機？會跟我說那你畢業後要去「管外勞」嗎？會無來由地替我緊張，跟我說娶越南新娘不好，鄰居會說話，隔壁那個誰家的越南新娘拿了錢就落跑。

但我深信，只要我們仍有人向前翻越著，越來越後退的路，也

會讓後頭的人迎頭趕上而翻越的。我之前一直能從我媽的語氣、肢體語言中，察覺她對住在我們樓上的越籍移工的態度不是很友善。但在我開始學習越南語之後，我發現她漸漸改掉這些不友善的舉動，並開始會主動問起關於我學越語、或越南那邊的事。

突然想起她那天說，一樓門口的「隨手關門」跟樓梯間滅火器的標示都只有中文，樓上他們應該看不懂吧，你待會寫一寫越南語版本的，我再拿去貼。

「看什麼啦？人家來住這邊也是很辛苦。」媽說。

我撇過頭收起微微竄出水氣的眼神。

# 向澤

## 個人簡介

一九九九年生。現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雙主修東南亞語系與地政學系。習慣將幽微的思緒摺進詩裡，偶用散文拓印生活的輪廓。也許我的作品都不是一鳴驚人的浪花，但願它只是海面底下的暗流，能夠輕擊你我深藏心底處的那塊軟肋，只要一個靈魂因此而震顫，我的書寫便完成意義，我也因此有繼續寫下去的動力。

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新北文學獎、政大道南文學獎等。作品曾發表於聯合副刊、幼獅文藝 youth show 等。

## 得獎感言

很感謝新北文學獎連兩年的肯定。去年在新住民文學創作組得到優等的文章叫〈銓〉，描述的是我與跨國銜轉生（新住民第二代）之間互動的故事，其中部分篇幅提及了我學習越南語的經驗。而今年，我用〈翻越〉這篇散文，好好的梳理與總結了在大學四年學習越南語的心路歷程。〈翻越〉除了指翻譯越南語，同時也指我們臺灣人對於新住民議題還有許多仍要翻越的藩籬。

希望這篇散文能夠喚起更多人關注在臺灣的新住民，一同翻越我們固守的刻板印象。

## 短評

房慧真

學習語言一般都從功利性實用性（經商、求學）的角度出發，〈翻越〉以此為出發點，翻越語言學習的觀念、成見、刻板印象，從不敢明言學東南亞語言，到深入認識越南朋友、文化深度交流，文章層層轉化，鋪陳出細緻的紋理。文化刻板印象是個老議題，以自身語言學習的歷程切入，亦避免了樣板式的說教方式。